

我摊开笔记，书页上七零八散地躺着些词汇：霍金、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物理学家、宇宙之王……与霍金相遇，一晃十余年，仿佛就在昨天。翻开相册，他还是老样子，头向右歪着，咧着嘴笑着，像个刚得了糖果的孩子。记忆中的霍金幽默、俏皮、率真，甚至有些可爱。

我有幸拜访过霍金先生，那是2005年8月19日下午，空气中略显瑟瑟凉意，偶尔有几丝细雨不疾不徐地飘落。走进霍金研究所，那是座顶部圆形的现代建筑，在楼梯入口处，他的秘书已经在等待我们。办公室在二楼，拾级而上，墙上张挂着一幅西班牙国王夫妇拜访霍金的合影。秘书让我们在办公室门口稍候，她进去知会先生。

随着一声电脑发出的仿佛来自太空的声音“Welcome to you”，我们怀着一种敬畏而忐忑的心情踏进先生的房间。霍金坐在特制的轮椅里，身着一件深色西装，内搭一件暗格衬衣，他身形清瘦，头向右歪着，头发整洁、没有丝毫凌乱。见我们进门，他咧嘴对我们笑，两条腿无力地垂着，虽然他曾经历过最彻底的绝望和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磨难，可我从他深邃的眼睛里看不到悲伤，而是一种执着，似乎可以洞穿宇宙深处；他的身体虽然被限制在轮椅里，但他的思想和自由的灵魂却遨游太空。就像《纽约时报》描述的：他在轮椅上漫游宇宙，思考万有引力的本质和宇宙的起源，并成为人类决心和好奇心的象征。

《时间简史》就是在轮椅上诞生的科学著作，迄今已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提及此书，霍金说，中文译本是我的中国学生吴忠超翻译的。他说：“吴忠超聪明勤奋，是我非常得意的一名学生。”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时间简史》请他题字，霍金爽快地答应了。秘书拿过书，在扉页写了“赠临沂师范学院”的字样，又把书放在霍金的腿上，拿过他的小指，盖上手印送与我——现在这本书就收藏在临沂大学图书馆内，当年的临沂师范学院也已蜕变成成长为如今的临沂大学。

同行的张女士向霍金介绍我们来自中国山东——孔子的故乡。他饶有兴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是远方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们！”得知先生2006年夏天要到北京参加学术交流活 动，我们诚挚邀请他访问学校，他欣然应允。当然，最终因为种种原

【心香一瓣】

□房蔚

清晨，我被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话筒那边传来省话剧院老演员何连心老师的悲泣，她告诉我她的爱人省话剧院著名导演沈元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听闻这个消息，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心痛不已，往事如烟奔涌而来。

从小我就是看着省话剧院的《沉浮》《张海迪》《战争中的三个女人》长大的，进入省话剧院工作是我的人生梦想。记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话剧院的第一天，初出茅庐的我面对陌生的环境忐忑不已，当我怀揣小兔站在剧院门口等待报到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你是新分来的？”抬头望去，高大俊朗的您微笑着看着我，我应声反问您：“您是演员吗？”您反问我：“何以见得？”我回答说：“您这么帅，不做演员太可惜了。”您孩子般大笑着说：“眼力不错，我是做过演员，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你是学导演的吧？”我反问您为何时，您告诉我：“你有很好的判断力，是个导演的材料！”报到后才知道潇潇洒洒、高大英俊的您是我们山东省话剧院的国家一级导演——沈元骥先生。

您出生在繁华的上海，良好的家教让您温文尔雅，戏剧创作中经常有摩擦甚至冲突，每当此时您总是微笑着听每个人的意见，面对不认同的见解，您总是笑着模仿着山东话说：“反正俺不那样认为。”很多工作中的分歧就在您的谈笑中化干戈为玉帛了，很少看您和别人争执。您有上海人的细腻，也有山东人的豪爽，从来不和人计较，

【吉光片羽】

□王明福



因，先生未能成行。

霍金通过他的左手无名指与小指颤动鼠标，打字到屏幕与我们交谈，交谈内容显示到屏幕上。交谈间，我环顾先生的办公室，他的背后是一个靠墙的大书架，他与书互为点缀，相辅相成。书架靠下两层的某几处放置了些生活用具。秘书说霍金每天都坚持工作八小时以上，所以办公室会有简单的生活用具。办公桌对面墙上错落着挂了很多照片，最惹眼的是靠墙角而放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的一幅二十寸的大照片。张女士介绍说，霍金是梦露的铁杆粉丝，他和很多粉丝一样迷恋梦露，还曾会见过扮演玛丽莲·梦露的演员并与她合影。他既爱科学，也爱美人。

霍金喜欢“散步”，喜欢旅行，也喜欢周末去影院看电影或者参加音乐会。霍金热爱生活，尊重生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周都会邀请自己的学生或工作人员聚餐……

终于明白是什么让霍金一定要打破“只能活两年”的魔咒，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诚如他自己所说：活着就有希望，人永远不能放弃，不能绝望。所以霍金活得漂亮，过得精彩。

夜幕降临的时候，霍金先生愉快地答应与我们共进晚餐。一行人驱车来到先生很喜欢的一处餐厅。房子有些低矮，装修简单却很舒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低调而典雅。先生喜欢这里

帷幕后最亮的星

您的豁达善良有目共睹，面对荣誉您是能让就让，您总是说：“搞业务的人要那些花头干吗！”淡泊名利、潜心创作是您教会我的人生信条。

第一次跟您排戏是剧院复排经典剧目《眷恋》。为了表现好点，我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到排练场，但几乎每天到时您都已经静静坐在导演席了，您告诉我：“排练前早到会儿静静心才出活。”一次排练前知道您心脏病犯了，以为会缺席，但走进排练场时依然看到了抽着烟静静坐在导演席的您，因为心疼您很多人都让您回家休息，我也苦苦相劝，您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丫头，导演是一个戏创作时的灵魂，咱们做导演的不能轻易倒下。”几十年过去了，您的这句话一直鞭策着我，排练中出现任何状况我都咬牙告诉自己“做导演的不能轻易倒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话剧《黄河入海流》的排练间隙，我们在一起探讨为何我们能够成为忘年之交，您说“善良本真”是我们的共性，“做导演，需要简单，甚至要有点傻。”我知道这个“傻”不是智力因素，是做事简单，心灵纯净。工作、生活中您经常出现孩子般的表情，您对舞台的敬畏和迷恋也是孩童般的执拗，因为您的“傻”让您屡获殊荣，话剧《布衣孔子》被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盛赞为“中国话剧作品新时代的里程碑”。

您带我排练创作了《眷恋》《黄河入海流》《丑娃》等戏，不仅手把手教我舞台调度等导演技巧，更用您的戏剧观

的牡蛎。落座后，他为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两个牡蛎，为自己点了六个。当服务员报上数字时，他瞬间纠正了总数的错误。让我们惊异的是霍金先生对数字的高度敏感，在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了错误。他建议我们一口吞下蘸着胡椒粉和橙汁的牡蛎，张女士吃不惯这类食物，但在霍金的一再坚持下，只好忍着吃了两个。看着张女士痛苦的表情，霍金像个孩子般恶作剧地笑了。那一刻，霍金的俏皮让大家忍俊不禁。

我拿出从家乡带去的白酒，问霍金先生要不要喝？他豪迈地打出了“OK”字样。先生喝了两个小半杯，辣得直咧嘴。看到一个科学巨匠如此纯真、接地气的样子，我们顿时亲近了很多。饭罢，先生意犹未尽，邀请我们一起喝咖啡，并点了几种味道的咖啡。那一天，他非常开心，脸上始终荡漾着微笑。

到了分别的时刻，雨下得有些紧了，天气有些寒意，但先生坚持要跟我们告别，他用颤巍巍的手指在屏幕上打下“Thank you very much”。那一刻，我在他的眼睛里不仅看到了智慧之光，也看到了不舍和期待。

感谢命运之神让我与霍金先生相遇。与他交谈，虽然很缓慢，甚至是有些吃力，但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富有冲击力，令人难忘。如今，先生虽已离去，但我们都相信，这颗巨星不是陨落，而是飞向了更璀璨的星河。

念感召着我，我们的相处不仅有酣畅淋漓的戏剧探讨，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争执的原因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当时您担任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我从您的办公室摔门而去，您在门后气愤地叫我“傻丫头”。后来剧院为庆祝建党80周年征求您的意见演出什么剧目时，您极力推荐了我导演的剧目《让历史告诉未来》，您的豁达正直让我无地自容，剧场合成时我流着眼泪向您道歉，您拍了一下我的头，笑着说：“傻丫头！”没有责怪只有爱惜和支持！

您对剧院的贡献不仅是您导演了《命运》《眷恋》《布衣孔子》《黄河入海流》等经典剧目，剧院为了自身发展，对口培养人才先后招收了几届学员班，从您分配到话剧院就担任了表演老师的工作，您将您在上海戏剧学院学到的表演理论和技巧无私地传授给我们剧院学员班的演员。倪萍能成为闻名全国的主持人，徐少华能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塑造惟妙惟肖的唐僧的形象，您都功不可没。每个学员班的演员都无法忘记您的教诲培育之恩，每个学员知道您驾鹤西去时都泪流不止，用各种形式传达痛失恩师的悲楚，您的得意门生倪萍流着泪发来微信：“愿老师走好，我们都想您。”

“沈元骥”这个名字不仅铭刻在山东省话剧院的辉煌簿上，更会铭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亦未必千古；而刻在我们大家心灵深处您的名字——沈元骥，将真正永存！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时间乡愁】

断瓦立信

□王帅

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要回老家的缘故，经常往返于黄河北岸的村落和济南城区之间。黄河，便成了我懵懂记忆中唯一可寻的风景。记得有一年，也是刚刚过了腊八，从家回来的路上，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落下来，落到挺拔的大桥上，落到浑浊的黄河里，也落到远处枯草连天的堤岸上。

雪落黄河静无声，这让我想起来一段曾祖母的讲述，这讲述里恰好就有黄河、有码头、有大雪，还有年关……

她说，在黄河上没有桥的年代，船是沟通南北的唯一工具，“河北”的人进济南府必须搭船，于是，黄河济南段大大小小的、有名无名的渡口曾有几十处之多，码头上天南地北的人聚集，就免不了生出一些故事来。

有了码头，做小买卖的人就少不了，背着自家编制的篮子，敲着小锣小鼓，卖火烧、馒头、豆腐干。买卖虽小，名头却叫得响亮，既然走南闯北，就免不了豪气干云——极远的人从“南山里”或者“河北”过来了，钱带得不富余，但总要吃饭的，没关系，大张的烙饼，一棵清脆的葱，自家大缸里酵制的紫红面酱，卷得满把粗，吃就是了，谁还没个落魄的时候，下次来把钱带上就是。

但是，你我萍水相逢，过客匆匆，将来还钱总要有个凭证不是？

这个……有了！随手从路边抄过一片瓦，在车架子上敲一敲，立马断成两块。

于是，你一块，我一块，将来好见面儿。

还钱的时候，顺便把瓦块对上，这账就算结了。

也许，土货一出手，回脚的时候，钱也就顺带还上了。也许，时日较长些的，一直挨到年关将近。

这样的情景是有的，到了年根盘账的时候，码头上的小买卖人眼看着点好了钱袋子，准备撤摊回家了，这时候，一个人背着褡子，风尘仆仆得远远跑近了，等气儿喘匀了，然后交代出一番话来：我是东孙耿某某的 본가，他托我把您的账捎过来。

然后，从褡子里拿出那块瓦，等着东家从木匣子里扒拉出另外一块，比量着，竟然严丝合缝得对上了，陈年的旧账就算结了。然后双方相互间，一个长揖到底——好好好，买卖成交了，不在乎找回的那几个铜板，满天下的交情才是小买卖人最在意的“大格局”。

都说“年关”难过，而在传统社会的教谕中，诚信这个东西，更像是每个人年尾都要盘点的东西。

小码头上一直流布的“断瓦立信”，大概是先辈们最朴拙的“期货交易”了。看得出来，维持这个市场的，不是成文的法条，而是人们的天真无邪。而这码头上的投缘，恰恰成就了很多人数代的世交。英雄也有落难时，草莽年代的一粥一饭，都是日后发达富贵相报的引子。所以，那时码头上的人都是“精英”——你看着不起眼的煎饼摊子、车马店，没准儿人家恰恰是手眼通天的老江湖，沟通三教九流，放哪儿都能吃得开。他们，晓得黄河滩上的风月，也知道三山五岳的地界里，那些琐碎但不乏味的人情世故。

现在，能讲出这种瓦片的故事的人消散了，而故事自己，也慢慢地往事如烟。

我只记得，曾祖母讲故事之前，总是正襟直背，然后慢慢舒展开脸上的褶皱，就像一棵苍老的大树绽放出峥嵘的年轮——往事虽然尘封，但应该赋予它端庄的讲述。